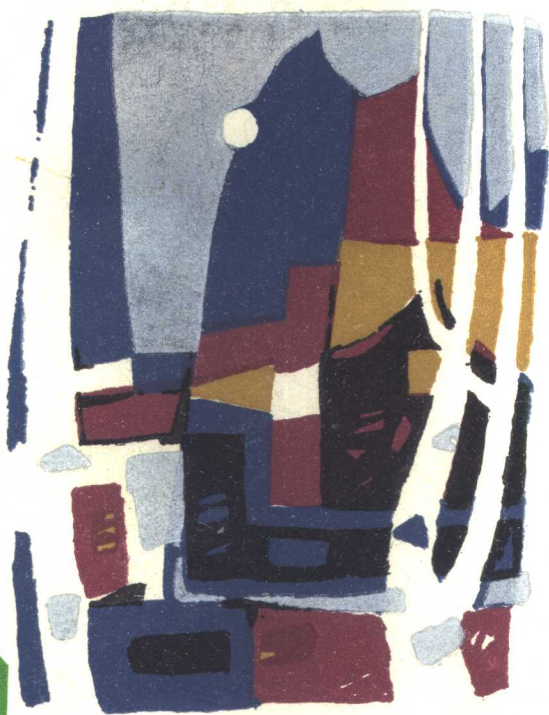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0010462

铁凝小说集





2 034 3730 7

铁凝小说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·石家庄

责任编辑：马秀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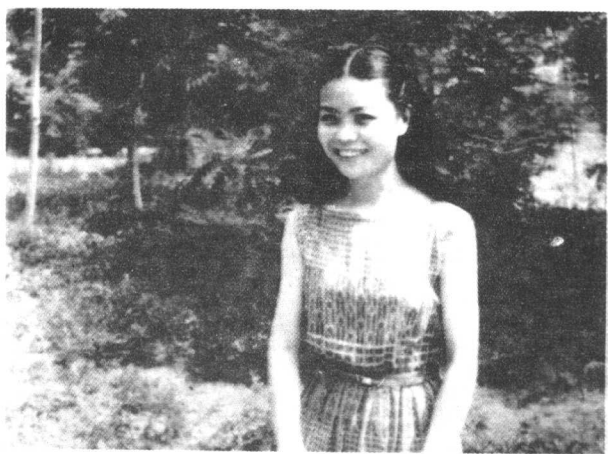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：铁 扬

铁 凝 小 说 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2.625印张 4插页 261,000字 印数：1—21,500 1985年4月第1版
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72 定价：1.35元



铁凝近照

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，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，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。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，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：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。

然而，两根纤细、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。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，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，弯弯曲曲，曲曲弯弯，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，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，冲向又一道山梁，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。

17 × 12 = 204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短 篇 小 说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 | 月亮伴星星 |
| 6 | 东山下的风景 |
| 28 | 短 歌 |
| 39 | 意 外 |
| 41 | 穿过大街和小巷 |
| 56 | 丧 事 |
| 72 | 罗薇来了 |
| 80 | 那不是眉豆花 |
| 106 | 构 思 |
| 111 | 明日芒种 |
| 121 | 六月的话题 |
| 128 | 哦，香雪 |



中 篇 小 说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42 | 不动声色 |
| 207 | 村路带我回家 |
| 259 | 远城不陌生 |
| 399 | 给马秀华的一封信（代后记） |

月亮伴星星

小院有两家住户。前院是一对三十岁出头的夫妇，中学老师；后院住着一位退休工人和他的老生女儿荣荣。荣荣的工作单位是理发馆，本人是有五年工龄的理发师傅。

高个子的荣荣有两爱，一是爱理发工作，二是爱唱歌。她在全市理发比赛中拿过“女活儿”的名次，可唱起歌来就不如站在顾客面前那么受欢迎了，起码前院的夫妇就不怎么欢迎。他们每天象忍受灾难一样忍受着她的歌声，还给她起了一些别出心裁的外号。开始叫她“职业兴奋”，后来就更不加掩饰地叫她“大颤音”。荣荣当然不知道这些称呼，对声乐仍然一往情深。但他们对她的颤音却越来越加注意。

颤音在声乐上本无确切的解释，那是由于歌唱家感情的自然流露，声带所发生的自然震动吧。一般大歌唱家在必要时大都要来那么一点，使人听了为之兴奋，为之陶醉。我们的荣荣不了解这些，她对于颤音有着自己的理解。她认为声乐就得发颤音，颤音才是声乐，歌唱练习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发颤音。大歌唱家所以是大歌唱家，无非就是会大发颤音的缘故。

荣荣开始摹仿。因为前些天服务公司的职工业余艺术团招生时，她没有被录取，就一直坚信是由于自己尚不具备一

副会打颤的嗓子。她准备下一次再去应试，所以近来发颤音就变成了她的主攻目标。她一心一意使自己的声音更具职业特点，或者说愿意使声乐艺术成为自己的第二职业。她觉得美好的生活中不应缺少优美的歌声，就象她每天站在镜前开始工作时，总要拿起梳子，先把自己头上的圈圈、卷卷整理得井然有序一样。

当然，荣荣不会站在镜前手拿剪子、梳子对着顾客练唱。练唱，是她晚上下班后回到小院的业余生活。

荣荣的练唱时间，正是教员夫妇吃过晚饭，坐下来开始一天的第三次“坐班”时刻。男教员教数学，桌上一盏台灯，灯下一沓作业本，三十本或者五十本，每本他都要走一遍脑子。女教员教的是被称作“小三门”的音、体、美。在体院当学生时，她曾主攻过四百米低栏，后来由于某些原因，却当了一名初中体育教员。她不象荣荣那样酷爱音乐，但学校领导偏偏按惯例，一定要她把体育和音（乐）、美（术）一起负担起来。负担，音乐真成了她名副其实的负担。体育无须坐在灯下备课，音乐则不然。不把五条线里那些“棍棍”、“点点”记熟，就无法行课。这样，男教员判数学作业的时候，女教员便坐在另一盏灯下数那些眼花缭乱的线和间、棍和点。数不同于唱，只要拍着桌子记熟就可。

歌声起。荣荣回来了。

荣荣进门先唱歌，唱得专心，唱得尽情。所谓尽情，是她能触景生情，能随景色变化更改歌曲内容。

比如下雨天：

“毛毛雨，啊毛毛雨……”

比如下雪天：

“薄雪花，薄雪花……”

比如刮风时：

“风啊，你不要叫喊……”

比如明月当空：

“啊，月亮，留下吧，留下吧……”

比如满天星斗：

“天上月亮伴星星，依呀依，伴星星……”

所谓尽情，还因为这正是她放开喉咙任意寻找颤音的时候。

颤音随着自行车链盒的哒哒声飘入里院，又随着高跟鞋的咔咔声飘入房中。之后喊爸爸，描述当日见闻，商讨晚饭问题，都可以在颤音的间隙中完成。

这时，教员夫妇就开始互相传递眼色和手式。眼色和手式，那是人们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无言交流。一个眼色，一个手式，他们彼此心领神会。于是，或者他去关紧房门，或者她去拉严窗帘。但效果甚微——那些边边缘缘的缝隙，就象是专门传递颤音的。

颤音的延续使教员夫妇一阵阵心慌意乱。女教员扔下笔，双手捂住了耳朵。男教员低声叹道：“这种折磨简直……简直无异于慢性自杀。”

“不是自杀，是他杀！我去找她说说。”女教员站起来要去后院。

门外有人喊她：“李老师在吗？”

呵，“大颤音”来了。

“李老师，中午听广播了吗？胡小平演出的实况广播。听那颤音：啊……”荣荣兴奋地叙述着，嗓子也随之颤动起来。

女教员抬头看看她，没说话。男教员连头都没抬。谁知荣荣一下又发现了女教员眼前那个划着线线和棍棍的大本子。“啊，五线谱。拿下颤音，我就要学识谱。李老师，你教我吧。这是个花腔女高音独唱吧？”荣荣俯下身子琢磨起大本子上的图象。

“这是首童声合唱，低年级学生们唱的歌。”女教员语调冷漠。

“噢。”荣荣轻轻“噢”了一声，稍有些失望。

荣荣本来还想问点什么，但当她发现女教员俯下身子又开始专心致志地数她的点点、杠杠时，才感到自己那番议论的不合时宜。“我该去吃饭了”。她说。

“哎，大……噢，荣荣。”女教员叫住了她。荣荣刚迈出门槛脚又收了回来。

“有事？”荣荣问，“是不是你们的同事要烫发？我休星期二，除了星期二我天天都在。去吧。信不过我，我还可以给她请好师傅，特级技师。”荣荣甚至立刻在脑子里给未来的顾客做了一个十分得体的安排，还想到怎样替她请到她们门市部那位特级理发师。

女教员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是这样。你看。”她伸手在屋子里划了一个圈，那圈把男教员也包括了进去。“我们是知识界，比较需要安静。每天这个时候……是不是……”

荣荣立刻明白了。她微微哆嗦了一下，一转身就跑出了

教员的房门。

第二天小院寂静了。第三天、第四天依然寂静。黄昏时，院里一有响动，男、女教员竟不由自主地去分别占领门缝和窗户。这时推车的荣荣正从前院走过。他们看到她小心翼翼地把自行车推下台阶，又小心翼翼地推过院子，连鞋跟合理的触地声几乎都消失了。

春夏秋冬，阴晴雨雪，小院始终寂静。颤音的消失虽然免去了教员夫妇之间眼色和手式的无言交流，但他们还是常常放下手中的笔，谛听着，等待着，仿佛是寂静打断了他们的工作。

冬夜，男教员批阅着数学作业，女教员数着线和点。碰到那些难发的高音，她常涌起一股无名火。她想试着发出那些音，但寂静仿佛限制了她。她丢下笔，终于对丈夫说：“整天让这五条线缠着，简直……无异于慢性自杀。”这时，荣荣唱过的一支歌忽然溜到她的嘴边：

“天上月亮伴星星，依呀依，伴星星……”

女教员站起来唱了一声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保定

东山下的风景

我没来过这个山村，但对连贯这一带村子的这条山区铁路却很熟悉。铁路在山腰间小心翼翼地穿行，火车惊叫着穿过无数个隧道和峡谷，黑夜和白天在车厢里交替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条散漫的沙河跟了上来，和铁路若即若离。阳光下，河里泛起一片片斑斓的光点，象故意嬉闹着跟火车奔跑。盯住它，它会使你的眼睛迷离，周围的一切突然消失，你象在缥缈的天地间张开了惶恐的翅膀。

这次我的目的地本来还是过去的老地方，从这条隧道算起，再过两个我总也记不住名字的小站就是。然而，没到目的地我就意外地下了车。是窗外那个村子独特的布局吸引了我：那是斜铺在山涧里一长串叠连着的屋顶，象一本拉开了的册页，就是国画家用来互留纪念的那种册页。灰白的“纸”面上点染着藤黄和胭脂。我提起一个简单的旅行袋，竟赶在了一分钟停车的时间之内。

这大概是个新辟的临时车站，没有站台，没有站牌，连收票的人都没有。我向当地农民打听眼前的村子，他们告诉我，那村子叫连云册。我惊奇村名和眼前的世界竟是这样吻合。

象我这种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飘游不定的人，对于各

种村名见过不少，却从来没听说过“册”这个标志着另一种概念的字，也能成为村名。然而我就在这个册里开始穿行了。

正是初秋，花椒树挑着绣球般的果实，把低垂的枝条从那些青石小院里伸到街上，搭在靠墙码着的山柴上：通红的半人高的荐草，干绿的苦艾，还有带刺和不带刺的各种树条。山柴把只能容纳两条牛的街道挤去大半。地上，被人踏扁了的谷草和牛羊粪的碎末，遮住了龟背石路面，只有那些高出地面的大石块精光地裸露着，使人想到正在门内弯腰干活的妇女的光脊梁。

一群热心的孩子簇拥着我，把我领到册的最西头——管派房、派饭的大队会计家。这儿象是册的第一页，又象最后一页。

屋里，满炕鲜红的花椒喷着刺人的香味，一位妇女正蹲在炕上，不知是翻腾花椒，还是在折叠着什么，就象蹲在一张猩红的地毯上。听到有人进门，她随手将眼前的什么东西盖好，一步踩住炕沿，又一步蹦到地上。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大约三十开外、偏瘦、偏矮的妇女。她穿一条半新人造纤维裤子，上身单吊一件女式灯笼背心，脸上已明显地出现各种方向的皱纹，却仍梳两条半长不短的辫子，说话时总是重复着一个动作：把两条辫子甩前甩后。这个习惯了的动作和她的年龄显然已不协调，这动作还使我想起一个什么人来。

“有事给她说吧！”一个背孩子的孩子仰头告诉我。

“大嫂！”我猜想我的称呼是对的，“你就是大队会计？”

“我不是。会计是我孩子他爹，就是我爱人。”她把爱人说得很生硬，但很干脆。

听口音她不象本地人，但我一时又辨不出这是哪方口音。她说，抄起笤帚把花椒扫出个月牙儿，指示我坐下，抓起竹皮暖壶就去张罗倒水。她一手拿壶，一手端杯，猛的就倒。谁知暖壶倒立多时却没滴出一滴水来，这使她很难为情。“别见怪您，我这就烧。”她很注重突出“您”字，尾音委婉地往上挑。说着就去抓瓢添锅。

“不用麻烦了。”我说，“你要不忙就去找找会计，好领我去看看房子。”

“甭找他，呆会儿我领你去。裤腰带长个连云册，到谁家还不给个面子。十几年前我也是象你这样提着挎包进的村，你就是比我少两条辫子。”她端详着我，摆弄着辫梢，那神情象一下成了我的同龄人。

“你是……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北京的知青（儿），门头沟那块儿的。扎根啦！”

我一惊。一个人的影子再次浮现在眼前。我有些茫然地开始在她身上寻找那逝去的一切，两条缺少光泽的辫子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。

“听你的口音，没准儿咱们还是老乡哪。”她扔下水瓢对我说。

我告诉她我不是她的老乡，是本省人，也插过队，可比她要晚得多，现在报社工作，到这儿来是随便走走、看看。我回避了我应该回避的一切，这样，也许都感到方便。虽然她并不认识我。

“啊，是记者。这更对付，就尽管跟我走吧。”

我没有弄清她说的“对付”是什么意思，她已从炕上一堆乱衣服里抓出一件浅花褂子披上，伸着袖子就往外走。我也赶紧提起了旅行袋。谁知还没迈出门坎，她又停了下来，脸上似乎也失去了刚才的热情。我本能地感到她在重新盘算什么。

“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”我问。

“也没什么。房子倒好说，就是这被子……”她作了一个很奇怪的表情，就象小孩子们在谈到一件足以使他厌恶的事时的那种表情。我猜想，她的脸上过早显出的皱纹和富于表情有关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不干净。你看，从城里来，又是女的。我刚来那会儿，甭提多看不惯了。”

我虽刚刚步入社会，也许是由于职业的关系，渐渐也懂得了怎样应付各种“意外”，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并不陌生：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，谁家还不讲点核算。

“我们下来是出差，一切费用都能报销。被子的事开个白条，有个手印就行。”我显出慷慨地说。

果然，我的话一落音，她立刻恢复了刚才的热情，还带出歉意地向我解释着：“如今可不象咱们戴着大红花下乡那工夫了，那时候谁家不是热屋子热炕。如今，说出来倒显着远了。”她边说边向外走，并扭头夺过了我的提包。

“干部下来哪能让农民吃亏。”我尽量使她的思想再稳定些，说着也紧跟了上去。

孩子们在前面咕咚咚跑着，一群鸡飞上了墙，院里尘埃滚滚。“回来！慌死你们！”妇女朝前面喊道。立刻，从尘埃里筛出两个最小的孩子。他们一男一女，或许三岁，或许五岁，个子不相上下，都光着膀子，都淌着鼻涕。“坐在门口看鸡，敢动！这鸡蛋丢得还少啊！”原来孩子群里还掺着两位小主人。他们手拉手坐上门坎，不显委屈，不显沮丧，这使我想到驯兽团里那些久经训练的小狗、小羊。

还是这条街，一路上她冲那些挑水的、推碾子的人们半真半假地嘟囔着，本地话里夹杂着浓重的京郊口音：“谁家缺鸡蛋言语一声，我白送他一筐箩，省得费劲拔力到我们家鸡窝里掏……”没人接话茬，倒换来一些不冷不热的目光。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被领到册的另一头——一个五面都是青石的小院里。

院里没人，显得很格局，三间北房和两小间东房都锁着。妇女从东屋门框上摸出钥匙捅开了锁。

“还不进来。”她站在门里朝我歪了一下头，“瞧，保你满意。不客气说，这是俺们连云册的高级宾馆。地区宋书记、省里作家老钟想住都没赶上，您是头一个。外来人也不一定都能住这儿。”

这确是一幅不寻常的室内画：迎门一张新三屉桌，桌上只摆个搪瓷茶盘，里面有印花玻璃杯，铁皮花暖壶。靠窗一盘炕，铺一块平整的白羊毛毡，毡上叠放着一条浅绿线绉被子和一条带单子的红花褥子。看到被褥那些洁白的边缘，你一下就会喜欢上这间屋子的。墙上是一张“断桥借伞”的年画，许仙接过白娘子的伞，深深地鞠着大躬，露出很白的牙